

# 小满时节,西太湖美术馆的邀约——

## “古香墨韵——寄荃斋的朋友圈艺术” 26号揭幕

刘焯焯 文/图

“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时值小满,万物昂扬向上,在人们心中播下欣欣然的希望。“古香墨韵——寄荃斋的朋友圈艺术”展览将于5月26日,在西太湖

美术馆拉开帷幕。此次展出的60多幅作品,将拓片与诗文书画有机融合,以跨界融合的形式,分三个单元呈现“寄荃斋”侯军、李瑾、侯悦斯一家,及其友人王洪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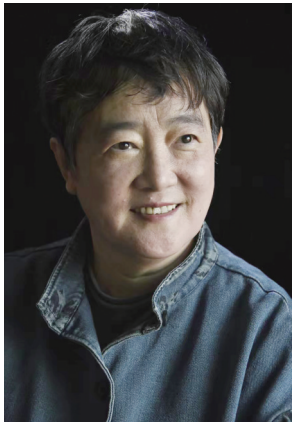
刘燕萍等的艺术风貌与丹青妙缘。此次展览由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常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州日报社、常州西太

湖科技产业园、常州市黄仲则诗词研究会、常州市口述史研究院共同主办,伟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太湖美术馆承办。展期持续至6月18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 主要参展艺术家



侯军



李瑾



侯悦斯



王洪增



刘燕萍

### 前言

侯军

然并不确切,但说它们承继着“古香”之余脉,却是确凿无疑的。尊古学古却不泥古,承古香之雅韵,发当世之新声,正是此展的肯綮之所在。这个展览的另一独特之处,即是副题所标示的,是“寄荃斋的朋友圈艺术”。“朋友圈艺术”这个词儿,应该是10多年前由我杜撰出来的。我这么说,并非是要摆什么“知识产权”,而是说,这确实是我们一家人在办展过程中,自然而然萌生出来的一个“实践真理”。从2013年至今,在这10多年间,我们以“寄荃斋”的名义,邀集全国各地的艺术同道,陆续推出了《集印为诗》《诗意丹青》《我拓我家》三个主题展,随后,又将三人三展之精品,荟聚为《诗艺盈门》综合展,形成一个完整而独特的“朋友圈艺术系列”。如果加上此后策划推出的《好风相从》展、《古意新声》展和《集印十年》巡回展,则我们的“朋友圈艺术展”,已在大江南北举办了20多场次。

这次常州展应该是第23站,却是我们第一次涉足江苏这个文化大省,而且是在常州这样一个文化浓度、人才密度和学术高度都令人仰视的城市。说实话,我们真的有点心怀忐忑,不知“画眉深浅入时无”?幸好,在常州有一批热情而诚挚的文朋书友,在他们的盛邀和鼓励下,我们终于携着这些并不成熟的作品,前来请益问道。这次与我们同行的朋友,主要有两位天津画家王洪增和刘燕萍,他们与寄荃斋的友情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而在2023年4月,我们在澳门联袂举办“《古意新声》·画拓诗书四人展”,不仅使我们的友情又添新彩,而且把“寄荃斋朋友圈艺术”拓展到了境外。这次,我们把《古意新声》的展品纳入了常州的特展,成为《古香墨韵》的第一单元。展览的第二单元,则是在策展人之一谢雪梅女士的力荐下,呈现《诗意丹

青》的主要部分。诗意丹青,顾名思义,就是以“诗意”为母题的书画创作。山东画家田耘先生和南京书法家朱德玲女士,将侯悦斯的一首首诗词“活现”于笔墨丹青之上,这致了一次诗书画的千化与融合——需要提示的是,《诗意丹青》首展是在2015年,所采用的诗词作品多是悦斯上中学和大学初期所写,应属少女之作。两个有名的书画家为一个少女之作配画作书,我不敢说是前无古人,但至少可说是世所罕见的。至于展览的第三单元,展出的主要是常州友人与寄荃斋结下的难得且珍贵的“诗画之缘”。坡公有名言云:“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诚哉斯言!我们在筹办《古香墨韵》的过程中,已然深切感受到“千载读书地”龙城常州的君子之风和古道热肠。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寄荃斋及友人们,向两位策展人张安娜、谢雪梅女士,向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的诸位旧雨新知,鞠躬致谢,你们为《古香墨韵》所付出的心血和热忱,我们将铭记心底。丹青无语,笔墨有情。敬请常州及周边地区的观众朋友们,不吝赐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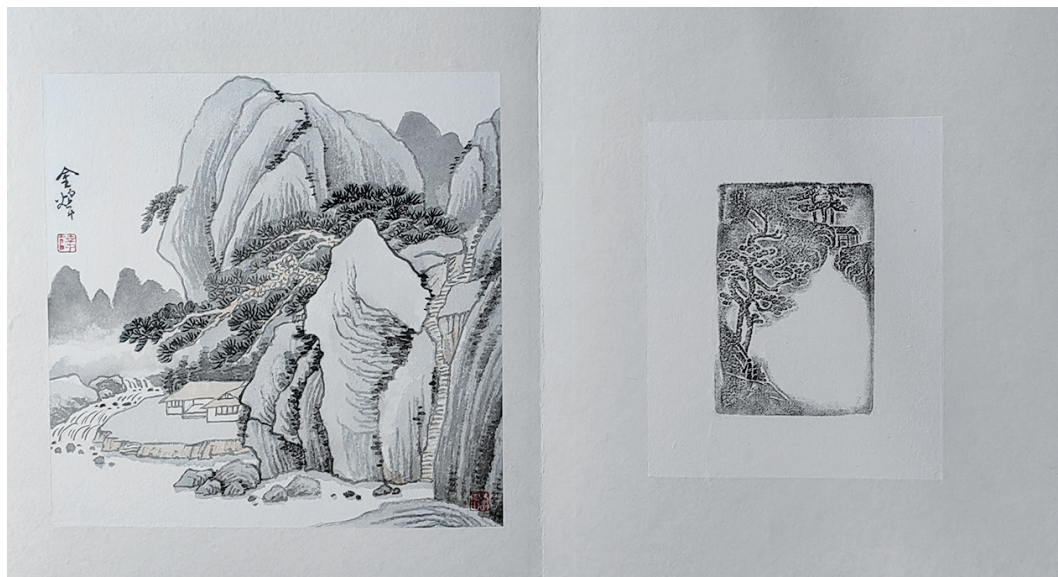
小桥人家 69×69厘米 李瑾拓 洪增画 2022年



松菊 34×64.5厘米 洪增画 李瑾拓 侯军撰并题 2021年



一剪梅 34×45厘米 侯悦斯词 田耘画 2015年



画拓合璧册页之一 薛金炜画 李瑾拓 2024年



古香墨韵 寄荃斋的朋友圈艺术

### 我的博物馆生活

## 品味苏州博物馆

顾晓玲 文/图



贝聿铭的设计理念

苏州博物馆以其现代建筑与江南园林之美,一直让人向往。我先后两次往返苏州博物馆,随处可见穿汉服的小姐姐、小朋友和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竹林映秀、紫藤遍布的苏州博物馆和谐相衬,就像一道流动的风景。

在博物馆,除了看展览,还能看什么?当历史沉淀加入艺术的精粹,博物馆建筑本身也成为一件独特的艺术品。从极富特色的外观,到别出心裁的内景,再到精美的馆藏文物,苏州博物馆所拥有的一切,都让人细细品味,流连忘返。

远远看去,苏州博物馆在现代几何造型中体现了错落有致、粉墙黛瓦的江南建筑特色,与周边古建筑和谐融合,相映成趣。

苏州博物馆是一座在古典园林元素基础上精心打造出的创意山水园,由铺满卵石池塘、片石假山、直曲小桥、八角凉亭、竹林等组成,既不同于苏州传统园林,又不脱离中国人文气息和神韵。“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别具一格的山水景观,呈现出清晰的轮廓和剪影效果,与毗邻的拙政园巧妙融为一体。若遇江南烟雨,更添诗意,博物馆在朦胧的江南烟雨中,营造出米芾水墨山水画的意境,把东方之美的神韵再次升华。且看米芾词云:“奇胜处,每凭栏,定忘还。好山如画,水连云紫,无计成闲。”

这是享誉世界的华人建筑师贝聿铭的收官之作。“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我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贝聿铭在自己的作品集序言里这样写道。贝聿铭童年在苏州园林狮子林度过,所以苏州园林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对他的设计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很多作品都将建筑本身与周边环境进行了很好的融合。

贝聿铭非常强调创新和创意。在建筑材料运用上,以“中国黑”花岗石片取代砖瓦,黑中带灰的“中国黑”,材质坚硬,颜色黑中带灰,淋了雨是黑的,太阳一照变成深灰色。深灰色石材的屋面与白墙组合变化。在传统与现代创新结合上独具匠心,为粉墙黛瓦的江南建筑增加了新的诠释。建筑色彩采用苏州传统的黑、白、灰色,几何图形的全新演绎再加上黑白灰的主色调,让整个建筑清新、雅致、高贵。

此外,贝聿铭采用了新颖的

钢结构桁架作为屋面结构,以现代钢结构替代苏州传统建筑的木构材料,既符合建筑造型需要,又体现了现代建筑的美感,实现了苏州博物馆“中而新,苏而新”,“不高不大不突出”的设计理念,“绣”出了一幅“传统苏州”和“现代苏州”相融合的“双面绣”。

在苏州博物馆内,常常会被一扇窗,或一道光线所折射的美深深吸引。这屋顶设计为金字塔形的玻璃天窗,玻璃屋顶与石屋顶相互映衬,使自然光进入活动区域和博物馆的展区,营造出明亮而舒适的环境。贝聿铭是一名光线的“魔术师”,他擅长用光线来做设计。在大厅、走廊顶部,屋面钢架、玻璃屋顶上及展厅高窗部位,其木纹金属遮光条的广泛应用,使博物馆充满温暖柔和的阳光。光是建筑的色彩,“让光线来做设计”是贝聿铭的名言。巧用光线,使空间变化多端。光线的层次变化,让人入诗入画,妙不可言。

建筑,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工程建筑。贝聿铭认为:“最美的建筑,建筑在时间之上,时间会给出一切答案。”贝聿铭的设计美学,不只创造建筑之美,更蕴藏着文化内涵,兼具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及精神。

苏州博物馆的建筑造型与所处环境自然融合,空间处理独特,建筑材料考究,最大限度地把自然光线引入到室内。贝聿铭以窗为纸,光线为笔,用线条勾勒出一幅幅栩栩如生、变幻多变的四季美景。把苏州园林的宁静与雅致,再次融入光与影,呈现出现代园林之美,苏博也被誉为中国最美博物馆。

建筑让人惊艳,文物也不逊色。在苏州博物馆,你可以看到那些历经千年的文物,它们静静地诉说着苏州的历史变迁。馆内设有吴地遗珍、吴塔国宝、吴中风雅、吴门书画四个富有苏州特色的常设展览,展示了苏州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精髓。

贝聿铭设计的建筑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但苏州博物馆却是他最钟爱的作品之一。其建筑风格融合了以几何造型与古典园林的美学内涵,并以典雅的黑白灰色调展现出江南建筑独有的温和和淡雅。从博物馆的外观到展品的布置,都充满了艺术感和美感。

在苏博的文创店,我一眼看中了莲花碗形状的夜光书签,简单精巧的线条勾勒出来,生动形象,镇馆之宝莲花碗跃然眼前,文创作品的魅力就在于此。

购买莲花碗形状的夜光书签时,我再次见到穿汉服的小姐姐,“下次来苏博,我也将穿上漂亮的汉服。”我心里美美地这样想着。

## 刺槐花儿开

陆金美

清晨,在大运河边散步,一阵轻风拂过,从空中飘来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香,循味抬头仰望,只见圩堤上白色刺槐花开了。正如汪曾祺在《槐花》里写道:“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槐花,在我的家乡,人们管它叫刺槐花。

刺槐花,不张扬,开得低调,它既不像栀子花开得那么浓烈突兀,也不像桃花开得妖娆明媚,古往今来,它很少被当作饰物入室。然而,它的香甜,却一直留在我悠长的记忆中。儿时,村口池塘边有几棵很大的刺槐树,每当阳春三月,光秃秃的刺槐树就开始发芽,随着气温上升,刺槐树叶变得茂密翠绿。每天放学,我们就去村口池塘边,抬头看看刺槐树有没有开花。立夏后,小麦扬花,刺槐树就开花了。一串串洁白的刺槐花挂满了枝头,南风一吹,满树摇摆,十分诱人。

刺槐花花期只有五六天,鼓苞的时候最佳,等到花盛开也就老了。年少时,采摘刺槐花是我每年立夏后必做的事。一放学,就从家里拿根绑着钩子的长竹竿,去村口池塘边钩刺槐花。可池塘边的刺槐树又大又高,布满了坚硬的芒刺,低处的刺槐花用竹竿够不着,就得爬上树摘。那时为了吃刺槐花,也真是拼了,会爬树的,为防止树上的芒刺刺人,穿着鞋慢慢地爬到了树上,先用小刀挖去树上的芒刺,再小心翼翼地站在树丫上。我们专挑尚未盛开的花苞,因为此花鲜嫩,生熟都能吃。先摘一串槐花下来,熟去后面的梗,连花带梗放到嘴里,轻轻一嚼,一股甜丝丝的清香就从舌尖传递到全身。我们站在树丫上边摘边吃。树上的刺槐花很多,随身携带的小口袋不知不觉装满了。再摘刺槐花就往树下丢,丢给那些站在树底下,不能上树的女孩子们。最后,大家都拎着一小口袋刺槐花,相伴回家。

母亲把我摘回的刺槐花择好洗净,用盐腌一下,挤去水分后,用清水洗净,倒进油锅里,翻炒片刻,打两三个鸡蛋和炒一下,一盘刺槐花炒鸡蛋就成了,这时整个厨房都弥漫着刺槐花的香味。我最爱吃母亲做的刺槐花饼,把小麦面和刺槐花揉合在一起,做成饼,放进油锅里,盖上锅盖。等两三分钟后,揭开锅盖,圆圆的刺槐花饼成型了,翻过来再煎三四分钟,再翻过去,散着清香的、金黄的刺槐花饼就好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可是上等的点心。